

# 岁月沉香桑榆情

王彦平

退休后的几十年，才是人生最幸福甜蜜的时光。

这话要是早些年说，我定是不信的。那时的日子被切得粉碎——清晨的闹钟、上班的人流、案头永远处理不完的文件、孩子补习班外漫长的等待……像一只被抽得飞转的陀螺，哪里顾得上看一眼路边的野花，听一阵檐下的鸟鸣。

退休后的清晨，是被鸟鸣唤醒的。

窗外的梧桐叶上还挂着露水，阳光斜斜地打进来，在床前铺开一片碎金。不必再摸黑起来煮速冻饺子，不必再一边啃着面包一边等公交，我可以慢悠悠地系上围裙，在厨房里熬一锅小米粥。锅里的粥咕嘟咕嘟地响着，香气一点点漫开来。爱人就靠在门框上看我，我回头看她，阳光正好落在她鬓角的白发上，亮晶晶的，像是撒了一层糖霜。

早餐后，我们照例去小区散步。银杏树下，她戴着老花镜看书，我有时候会给院里的老伙计们讲些旧事——讲当年怎么笨手笨脚地追她，讲第一次去她家时连茶杯都端不稳的窘态。讲到兴头上，她会抬起头瞪我一眼，眼里却藏着化不开的笑意。那笑意软软的，像春天的风，吹得人心暖洋洋的。

最安心的，是那些需要彼此搀扶的时刻。去年下雪天，她不小心摔了一跤，膝盖肿得像馒头。我急得不行，从那天起，我便做了她的专属“拐杖”。每天清晨用热毛巾给她敷腿，扶着她从卧室走到客厅，再从客厅走回来。她总说给我添麻烦了，我故意板起脸：“当年我刚结婚就做阑尾手术，是谁没日没

夜守在病床前？”她便不说话了，只是握着我的手紧了紧。

晚上的时光最是静谧。阳台上的藤椅并排摆着，就着一盏台灯，我们各读各的书。有时她会翻出旧相册，指着我年轻时穿的那件不合身的西装笑；有时我给她念一段刚看到的趣闻，两个人笑作一团。窗外的月亮升起来，银辉洒在我们交握的手上。那些被柴米油盐磨粗的皮肤，此刻却像最温润的玉，每一道纹路里都藏着说不尽的故事。

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，平淡得像白开水，可这白开水里，竟能品出丝丝的甜。我们会在菜市场为了几毛钱和小贩讨价还价，会为买甜豆浆还是咸豆浆争执不休。我画写意画时，她总在一旁指指点点——这里用色太浓，那里构图太满。有时画中人像画丑了，她便笑得直不起腰，笑声清脆得一如几十年前那个扎着辫子的姑娘。

有人说，夕阳无限好，只是近黄昏。我偏不这么想。黄昏才是一天里最温柔的时刻——太阳收敛了正午的燥热，光线变得柔和，拉长的影子在地上交织在一起，分不清哪个是你的、哪个是我的。就像我们的人生，褪去了年轻时的锋芒和焦躁，只剩下最本真的温度。

晚风又起，带着栀子花的香飘进阳台。她靠在我肩上睡着了，呼吸均匀的，安稳得像个婴儿。我轻轻替她拢了拢毯子，月光落在她的白发上，像撒了一层碎银。这一刻，我忽然明白，人生最幸福的，不是功成名就，而是有一个人，从青丝到白发，始终握着你的手，陪你走遍春花秋月，也陪你走过风风雨雨。直到岁月把两个独立的人，慢慢酿成一杯分不出彼此的酒。

桑榆未晚，岁月沉香。这迟来的从容，这相守的静好，才是命运赠给我们最珍贵的礼物。



## 我的爷爷

梁满天

我的爷爷属鸡，生于1933年。那是一个风雨飘摇的时代，爷爷的祖上富裕，但到了爷爷这一代，家道早已中落，也没有什么家产。

生于国仇家恨交织的年代，“男儿何不带吴钩，收取关山五十州”从来都不是一句空洞的诗句，而是刻在每个热血青年骨子里的信念。爷爷兄弟三人，他的大哥17岁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，解放太原时英勇牺牲。

爷爷19岁那年，也扛起枪，踏上了保家卫国的征途，那是他这辈子唯一一次出国，目的地是朝鲜。爷爷说，他作为电话通讯兵，还到过彭老总的作战指挥所，亲眼见过这位运筹帷幄、指挥千军万马的开国元帅，这也是他一辈子最高光的时刻了。

爷爷从朝鲜回来后，国家给予了他难得的机会——进入军校深造。可打小没上过一天学的他，甚至不会写自己的名字，读了一段时间，便自己申请退学，回村干起了电工，后来当了村支书。

爷爷42岁那年，在地里不慎被毒蚊子咬到，得了脑膜炎，烧得昏迷不醒。奇迹般地死里逃生后，爷爷一只眼睛失明，一只耳朵失聪，就连曾经灵光的大脑，也再没有了往日的清明。

奶奶13岁那年，被她的舅舅带去了爷爷家，从此成了爷爷家的童养媳。爷爷和奶奶一生养育了6个孩子。听大姑说，爷爷的性子倔强，奶奶的性子要强，两个人凑在一起，磕磕绊绊是家常便饭。但在我的记忆里，爷爷总是戴着老人帽，扎个小马扎，往大门口一坐就是一天。在我眼里，爷爷从来都是个和蔼可亲的小老头，我最爱的事，就是拉着他的手在村里转悠，走过青葱的田埂，路过邻里的院落，我叽叽喳喳地说，他慢悠悠地走。奶奶也对我特别偏爱。

后来我渐渐长大，陪在爷爷奶奶身边的时间也越来越少。可每次回家，远远地就能看见爷爷坐在大门口的小马扎上等我，而每次我离家的时候，转身的那一刻，又总能看见他偷偷抹着眼泪。奶奶离世后，爷爷被爸爸接到太原住进了养老院，这时，他已经半身不遂，只能坐轮椅了。那段时光，我正忙着备战高考，后来又远赴成都读书，往后的日子，我很少有机会再去看望爷爷。

2017年的寒假，留校打数学建模比赛的我突然接到爸爸的电话，爷爷去世了，我赶紧回来参加了爷爷的葬礼。

今年清明节，爸妈回老家给爷爷上坟，而我身在他乡，只能回想着我和爷爷的点点滴滴，突然发现，他从来都没有真正离开过，始终留在我的记忆里，在我手机的相册里。手机换过几个，可相册里最久远、最舍不得删的那张照片依然是爷爷。可惜当时没给爷爷录一段视频，如今，我看着他笑容，却再也听不到他的声音，再也不能和他说话了。

人们常说，死亡从来都不是生命的终点，遗忘才是。当所有人都忘记他的模样、忘记他的故事时，才是这个人真正死去。在我这里，爷爷不会真正死去，而是会一直陪着我，陪着我见识这个日新月异的世界。

图片来源于网络

## 陪护老娘的日子

梁军

2020年的2月，老娘心脏病复发又一次住院。院方要求家属24小时陪护，并再三嘱咐我们，病情十分严重，不得掉以轻心。为了陪护老娘，我们做了分工，老爸负责白天陪护，我和弟弟夜间轮流陪护。

那天，老娘直接被送到抢救室，抢救了大约半小时，才有所好转，随后又被送到监护室进行24小时监护。住院第一天晚上是我陪护的。当我走进监护室时，看到老娘身上插满了管子，身体虚弱，已经瘦成皮包骨了，如果没有护士在场，我真想放声大哭。以前对老娘关心太少，我这儿子太不称职了！由于我是第一次陪护，心里格外紧张，老娘好像看出我的心思，一再对我说：不要紧的，有什么事直接找护士帮忙。有了老娘的安慰，我好像吃了一颗定心丸。

监护室的病人不允许下床活动，大小便都得在病床上进行。我给老娘端屎端尿，开始她还不好意思。我对老娘说：我是您一把屎一把尿拉扯大的，您都不嫌弃我，我还能嫌弃您吗？听我如此说，老娘才心安理得享受我的伺候了。当我发现老娘的手指甲长了，我便提出给她剪指甲，摸着她没有血色的双手，我的心在颤抖。晚上睡觉之前，我给老娘洗手、洗脸、洗脚，看到她那浮肿的双脚，我的心又一次颤抖。说起来挺内疚的，这是我平生第一次给老娘洗脚。即便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举动竟然让老娘感动不已，她向来不喜欢给孩子增添麻烦。她曾对我说：等妈妈走了，你们就彻底解脱了。

老娘在监护室里待了一个星期，后来又转到普通病房。某一天，老娘的主治大夫把我叫



到办公室，当场下了一份病危通知书。主治大夫对我说：你妈妈的心脏病非常严重，生命已进入倒计时了，你们家属要有心理准备。类风湿心脏病的病人能活这么多年已经是一个奇迹了。是呀，老娘38岁得了类风湿心脏病，如今已经73岁了。

老娘住院期间我一共陪护了9个晚上，尽管十分劳累，但我还是十分珍惜陪伴老娘的那些日子。当年年底，久病的老娘驾鹤西去，我再也没有机会陪护老娘了。那些日子历历在目、铭记于心，今生今世难忘却。